

春雨梨花半遮面

早晨的一场雨。推开窗，一丝冰冷的雨点飘进来。这是我来南疆后的第一场春雨。雨声稀落，飘然若梦。据说，这样的雨水，在整个南疆地区都是非常稀少的。我望见了这些雨点的旁落，在那些厚厚的尘土里，一滴滴落下去，无声地溅起，又落下，尘土在一滴滴雨水里退却，退至黑夜与黎明的深处，一片寂然。

而我能够遇见的这个春天的雨水，在南疆的腹地，广袤的平原上，尘沙四起，一场微小的雨，显得多么微不足道。但我依然是欣喜的，有点儿迫不及待。早饭过后，惯例是要下地，一场雨，阻挡了春播的脚步，泥地里的拖拉机无法作业。所有的人，都有了待在房子里的理由。

见众人没有要下地的意思，我有了要一个人出去转转的想法，所有的人都是反对的。他们说，在下雨呢，土路上都是泥，地里下不去，你出去干吗？我只想说，我需要这样一场雨，在泥地里的穿行，已经很久了。我穿上军用迷彩服，戴上迷彩帽，一个人，骑上我的红色电动车，下地去了。

雨水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大一些，但还不足以改变我的决心。出了院子，我沿着马路往东走。我希望今天的运气会好一些，可以遇见一片心仪的桃花。其实我往这边走的时候，心里边已经有了桃花的方向了。前几天晚上散步的时候，不止一次地经过一片没有开花的果园，我问过身边的人这不是一片桃园？没有人否定我的疑问。好几天没过来了，是不是到了桃园的花期？

车子刚刚拐上公路，丝丝的雨中，我一眼就看见了马路对面的那一片“桃园”里，已经是满园“飘雪”了！我心里纳闷，是不是过了桃树的花期，桃花的红色褪尽，只剩下一树的“惨白”了？我问了路边的一个行人，说这是桃园吗？那人疑惑地看着我说，梨园！我恍然，这弱小而惨烈的白，竟是千树万树，梨花怒放。

雨声催促，我抬头望了一眼远处的条田尽头，似乎有一片雨中的粉红色，簇拥着高高低低的房舍和沟渠。我骑上车子，径直奔了过去。雨虽不大，毕竟是下了一夜的，

平日里的土路上，一片泥泞，我绕着柏油马路兜了好长时间，没有办法下到那一条沟渠里去。我害怕这湿滑的泥泞，隐藏着陷阱，我一个人本来路就不熟，只能绕着兜圈子了。原来那些“桃花”也并不是真实的，枝杈环绕的一条沟渠里，只是几棵粗壮的杏树而已。前几天，杏花是开过了的，这些雨天里的“花团锦簇”，不过是一些过了花期的杏花，在雨水里渲染罢了。

我站在沟渠的一处泥地里，往那深沟里的杏树上望去，似乎一些陈旧的花朵在雨水里湿了，已经开始星星点点地凋残了。终不忍这样一些春天里的结局，一树落花流水里去。还趁着一场春雨，更深处的桃花呢？

毕竟还是春天，雨水中刚刚覆膜播种的棉花地里，全是一层明亮的水珠，大面积的条田的深处，雨滴敲打了透明的薄膜，一声声沉闷的降落，在湿地上摇摆。少量的麦子地，却显得愈加青葱，仿佛一场雨浇醒万千麦苗，那鲜亮是无从见识过的。

我在一片麦子地边停下车来，四野里竟无一人相望。空阔里的雨水，一点也没有减少，我知道我的衣服就要湿透了，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渴望一场雨，有多么久了，这盛大的旷野里，一场持久的小雨，正在为我一个人的远途飘然而下。是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分享我此刻的雨水，我的麦田，我的远在天边的故乡之梦。有时候想想，这该是怎样的幸运，如果不是这些年的漂泊生涯，哪里来的这万里之遥的一场雨水，在我一个人的旅途上，孤单地飘洒。

我想亲吻一下这些久违的麦子了。多么遥远呀，我流落在异乡的庄稼和田亩，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一起到来，她们才是我永不舍弃的亲人，我一生的眷顾，无处不在。有一阵子，我的车子是在雨水里飞驰的。无人的旷野，雨水洗透了万物的心脏，从哪一个方向飘来的风，都是凉爽而洁净的。我需要一些飞翔，一些雨水里降临的宁静和孤单；我需要一些遥远，来存放内心的繁杂与挣脱。而这一切，这一场适时到来的雨水，该有多么重要。

鸟

□阿信



由于长时间关注窗台上,这只可怜的鸟,失去身子,变成一小段木头,或树根。直到我目光的刻刀,把它重新雕成一只鸟。这只鸟发出近似木质的声音。

麦苗田

风从远处吹过来，留在麦田的禾苗上。

细长麦苗的叶子，恹恹的。它的枯瘦，像个不灵透的孩子。土的颜色是深褐色的，原来在水的浸润凝结之后，现在又在空间地气的入侵下，松软开了。今年是少有冰冻的，那些依偎着麦苗根的土，细细地松散开来。

你踩着这样的土走进了麦田。现在的麦苗是不怕踩的，它没有长高，叶子耷拉，几乎都伏在土上。麦苗在过冬，它们不怎么生长。就像冬天的农人，也不劳作，蛰伏在围成一团的村子里。这样的時候，他们不到田野里看望麦苗。麦苗和农人等立春之后，地气上升，大地上的植物开始生长。

你想到更远的年代。土地里的禾苗开始生长，麦苗里有野草。父亲扛着锄头，他边走边喊你跟上他的步伐。父亲的声音是粗砺的，和田里的土坷垃一样。你像永远睡不醒，无精打采地走着小泥路上。但是，麦苗们那时候都长得很精神。

那些麦苗一点点长高。在那些年月里，这些后来生成小麦的粮食，没有喂饱过你的肚子。你瘦弱的身体，就像田野里的风，飘来荡去。你走在远处响起的吆喝声，那是一个人在喊另一个人到麦地里去的声音，那样的吆喝沙哑、粗卑，像一截倒在水沟边枯竭的树木。

你听不到欢乐，而在那样的声音里，一条小狗突然跑了过来。它抬着头，东看看西瞧瞧，低头在田野的小路上寻觅可能的食物。你立刻奔跑过去，从地上拣起一根树枝棒，逗弄小狗玩。那条小狗，瞪着发亮的眼睛，审视地看着你，它看到你眼睛里嬉闹的光，朝你点着

头，绕着你走了一圈，然后又跑掉了。

这是个难以看到变化的村子。你像重新被镶嵌进来的一个实在的影子。你一点点走在这片土地的肌肤上，它从你身体里的某个地方，唤起着你熟悉的一些影像。你看到那个少年，在这条小路上，走在这里的麦子、草、芦苇、河水的任何地方。无人看见的记忆，把你和这里的土地连接起来。这片田野间让你获得了留在这里的理由。那些河水是活着的，它们养了鱼群。没有了河水，你的早年的鱼失踪了。你不见了少年，不见了河水与鱼群是一样的。现在连跑到田野里的小狗也难以见到了。那个水灵灵的年代，被时间偷走了。

你是被记忆唤醒要来这里走走的，风一点点吹着。你走着的这个时候，气温在 10 度左右，空气湿润而清凉，你很久没遇到过的气息，包围着你。麦苗连成片的一片片绿色，被隐约的一条条深灰线分割着，那是纵横的沟渠。矮矮禾苗还没有完全覆盖掉黑褐色的泥土，整个空旷的田野，土坷垃从麦苗间突出来，在无限宽阔的绿色中呈现出无数个斑点。

一切都是醒着的，你的大脑里闯入某些异样的火苗。一些遥远年代的记忆影像攀附在火苗上，摇曳着内心遥远而又广大的地理。你和身边人谈论，这是早年间的大雾，还是时下人们说的“雾霾”。身边的人说：大雾是水汽，雾霾是细小灰尘的颗粒。你的手在空中挥了挥，想要抓住一些颗粒在手里看看，你感到手是濡湿的、清冷的……坚实而又松软的泥路，在你脚底下，叫你想起无数次在文字里写到的，那条在回忆中通往少年的村路。

海润候车亭·品牌的故事

抓住海润公交候车亭就抓住了车展滚滚人潮

总客路段：南北滨河路、雁滩、柳家营什字至崔家崖

总客时间：4月2日——5月4日

尊享价格：每块灯箱 1388元/ 10天



海润专属定制 第1季

席位紧张·先到先得

热线：4631133-818 4641088